

寒山詩注

附拾得詩注

項楚著



中華書局

項楚著

寒山詩注

附錄
寒山詩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寒山詩注/(唐)寒山著;項楚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附拾得詩注

ISBN 7-101-01645-6

I.寒… II.①寒… ②項… III.唐詩-注釋-中國
IV.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7)第 13030 號

責任編輯:徐 俊

寒山詩注 附拾得詩注

項 楚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36 印張·4 插頁·641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0 冊 定價:61.00 元

ISBN 7-101-01645-6/I·273

四川大學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211工程建設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寒山拾得圖 傳周文繪 (日本)春屋宗圓贊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寒山子詩集序

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莊國賜緋魚袋闕丘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為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拾得知其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僧遂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氣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隱況道情凡所啓言洞該玄默乃樸皮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迹同

寒山詩集

豐干拾

得詩附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際何所
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
冬易寄語鍾鼎家虛名定無益

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慳貪繼日
廉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
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寒山詩

同治

五言

九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慳貪繼日厭諂
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今日
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際何所有白
雲抱幽石任茲九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
鐘鼎家虛名定無益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疊
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

前言

寒山，生卒年不詳，姓名亦不傳，因爲他長期隱居於天台山的翠屏山（又稱寒巖、寒山），因而自稱爲寒山或寒山子。關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和生平等，歷來衆說紛紜。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爲寒山是初唐人。在宋本《寒山子詩集》前面有一篇署名「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閻丘胤撰」的序，序中自叙受任台州刺史，臨行前遇豐干禪師爲治頭痛，令見寒山、拾得，稱「寒山文殊」、「拾得普賢」。閻丘胤上任三日後，尋訪寒山、拾得於國清寺，二人急走出寺。寒山入穴而去，其穴自合，拾得迹沉無所。閻丘胤乃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寒山於竹木石壁書詩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并纂集成卷。閻丘胤序不言事在何時，宋本《寒山子詩集》載《拾得錄》云：「豐干禪師、寒山、拾得者，在唐太宗貞觀年中，相次垂跡於國清寺。」據余嘉錫引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八秩官表，閻丘胤任台州刺史在貞觀十六至二十年。由於閻丘胤序在很長時期內產生較大影響，故歷來談論寒山身世的人，許多都以閻丘序爲根據，南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一五載寒山子事，繫於唐太宗正觀七年下，釋志南《天台山國清寺三隱集記》亦提出「三隱」（豐干、寒山、拾得）是貞觀初人，此後許多人都信而不疑。近人余嘉錫以翔實的材料，考證閻丘胤序爲僞作（一），以後一些學者進

一步論證了余說的確鑿可信。不過閭丘胤序雖是僞托，其中應該也有一些真實的成份，或許是來自關於寒山的傳說，如云：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爲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卽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僧遂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瘠，一言一氣，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隱況道情，凡所啟言，洞該玄默。乃樺皮爲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迹，同類化物。或長廊歌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

這樣一個瘋癲顛顛、貧窮狂放的寒山形象，便被後人所接受而固定了下來。證以寒山詩：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不聞，他語我不言。爲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三)。(二二二)

可知二者描繪的寒山的精神風貌是一致的。

另一種說法認爲寒山是中唐時人。《太平廣記》卷五五《寒山子》條引《仙傳拾遺》云：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栢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

按《仙傳拾遺》爲五代前蜀道士杜光庭所撰，其中提到的徐靈府是唐代道士，所著《天台山記》云：「靈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嶺，定室方瀛，至寶曆初歲，已逾再閏，聊采經誥，以述斯記。」其中沒有提到寒山事，他將寒山詩「序而集之」，是在寶曆初歲以後，他還在天台山時，上距寒山開始隱居寒巖的大曆中不過五十年左右，他所聞知的寒山事蹟應是可信的。今傳《寒山子詩集》三卷本，應是出自徐靈府所集，但今本《寒山子詩集》有閭丘胤序而無徐靈府序，余嘉錫懷疑是最初爲寒山詩作注的曹山本寂，得靈府所編寒山詩，喜其多言佛理，足爲彼教張目，惡靈府之序而去之，依托閭丘胤，別作一序以冠其首，謬言集爲道翹所輯，爲之作注。《仙傳拾遺》既然說到「徐靈府序而集之」，則所叙寒山事應是採自徐靈府序，是可信的。不過《仙傳拾遺》下文又叙及咸通十二年道士李褐路遇寒山子事，把寒山完全道教化了，則不可能出自徐靈府序，而是杜光庭所附益，不可憑信。南唐保大十年招慶寺靜、筠二禪德所編《祖堂集》卷十六，載馮山和尚年二十三，「杖錫天台，有數僧相隨，至唐興路上，遇一逸士，向前執師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緣，老而益光。逢潭則止，遇馮則住。』逸士者便是寒山子也。至國清寺，拾得唯喜重於師一人。主者呵嘖偏黨，拾得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不同常矣。』」按馮山靈祐二十三歲時爲貞元九年（七九三），與《仙傳拾遺》所記寒山子大曆中（七六六——七七九）始隱居天台山的說法大致相符。今人研究寒山者，多據《仙傳拾遺》推定寒山生活的時代，但具體年代又有一些不同（三）。

寒山的身份，閭丘胤序稱他爲「貧人」，《祖堂集》稱他爲「逸士」，《仙傳拾遺》也說他「隱居天台翠屏山」，可見他是一位隱士。不過他的詩多說佛理，又曾寫過「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二七〇）的詩句，

所以後人多稱他爲「詩僧」。至於他的生平，亦不可詳考，只是從他的詩作中透露出一些消息。他有許多詩作描寫隱居寒巖的生活和感受，堪稱實錄。可是他的家世和隱居前的經歷，却始終是箇謎。他有詩云：

出生三十年，嘗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人塞紅塵起。鍊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三〇二）

可見他三十歲隱居寒巖以前的抱負。又有詩云：

少小帶經鋤，本將兄共居。緣遭他輩責，剩被自妻疏。拋絕紅塵境，常遊好閱書。誰能借斗水，活取轍中魚。（一一一）

可以窺見他隱居前的家庭生活。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太半入黃泉。漸減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〇四九）

則是他晚年隱居寒巖時心情的寫照。一位研究者對他的生平作了這樣的推斷：「寒山本來是生活在農村中的文人，因爲他有文人氣質，而又有骨氣。開始是隱者或隱士，隱姓埋名，不應科舉，自稱貧子。在漫遊中擴大了視野，認識了現實中更多的矛盾與民間疾苦，由隱士而避世入山。到了天台山，便在寒巖也叫翠屏山的山間住了下來，於是由貧子而成了寒山子。由避世而棄家。這時他結交了國清寺的拾得，他們成了莫逆之友。他便拋棄了駁雜的儒、道之流隱逸思想，皈依佛門，由棄家而出家，名字也由寒山

子而成爲寒山了。〔四〕不過從寒山詩「箇是何措大」(一二〇)和「書判全非弱」(一一三)兩首看來，或許他也曾應試而落第。有的研究者根據寒山的詩作勾勒出他早年經歷的較詳盡的輪廓，但是在使用這些材料的時候，應該採取慎重的態度，因爲這些詩作所描寫的內容，是否全都是詩人本身的親身經歷，還是有待證明的。因此寒山早年的生活，仍有許多空白有待研究。

寒山在天台隱居時過從甚密的拾得，本是國清寺豐干禪師在路邊拾得的棄兒，以後便留在寺院爲僧，他和寒山有着一致的生活態度。後世人或稱他們三人爲天台國清寺的「三隱」，把他們的詩作編在一起，稱爲《三隱集》。

寒山詩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二七一)四部叢刊景宋本《寒山子詩集》收有寒山詩三百一十一首，附拾得詩五十四首。由於寒山詩是由好事者從「樹間石上」抄錄而來，在寒山詩和拾得詩之間也有重複現象，因此現存寒山詩或許不是寒山詩的全部，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並非出自寒山本人之手。也有的研究者認爲存在一個寒山詩的作者羣〔五〕。

寒山詩的思想駁雜不純，有人說「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似俗非俗，非俗亦俗。」〔六〕從內容上大致可以分爲兩大類，即世俗詩與宗教詩，不過二者並不是絕對地涇渭分明的。

寒山的世俗詩以他前期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些抒情詠懷詩，表現的情懷與唐代一般士人的情懷

並無二致。從《國以人爲本》（二二五）、《去家一萬里》（〇八七）中，可以看出寒山的政治主張。前者云：

國以人爲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疏，地薄樹憔悴。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取一期利。

作者的民本思想，說明他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也曾有過施展抱負的想法，然而現實中屢碰壁，因而懷才不遇的悲慨便屢屢從他的詩中發出，如《聞道愁難遣》（〇三三）、《書判全非弱》（一一三）、《箇是何措大》（一二〇）、《吁嗟貧復病》（一七四）等都是。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驅歸北，西逢趨向東。長漂如汎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貧名曰窮。（一四八）

我們不知道這首詩是否是寒山的自畫像，但其中包含了寒山本人在生活中的感受，則是可以想象的。寒山是感情篤厚的人，他也曾有過自己的家庭、親人、朋友，他對他們懷有深厚的情意，如《弟兄同五郡》（〇〇六）對鄉國的追憶，《去年春鳥鳴》（一八〇）對兄弟的思念。下面一首尤爲感人：

昨夜夢還家，見婦機中織。駐梭如有思，擎梭似無力。呼之迴面視，況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一二四）

這首詩是寒山人山多年以後所作。他的家還存在嗎？他的妻子還健在嗎？我們無從知道。漫長的歲月已經改變了人們的面貌，縱然詩人與妻子重逢，也難以相識了。可是有一樣是歲月無法改變的，那就

是詩人對妻子的刻骨思念。某一個夜晚的這個夢境，把這位棄絕人世、隱居寒巖的白髮老人內心的隱秘情感揭示了一角；他其實並未忘情於遙遠的親情之愛。

寒山詩中還描寫了一些生意盎然的生活場景，特別是描寫了許多年輕的女子，如像《相喚採芙蓉》（〇五〇）、《春女炫容儀》（〇六一）、《三月蠶猶小》（〇三五）、《昨日何悠悠》（一二一）等。

相喚採芙蓉，可憐清江裏。遊戲不覺暮，屢見狂風起。浪捧鴛鴦兒，波搖鸚鵡子。此時居舟楫，浩蕩情無已。（〇五〇）

這些詩裏洋溢着的是對生活的熱愛。可是另一些描寫年輕女子的詩篇，如像《玉堂掛珠簾》（〇一三）、《城中娥眉女》（〇一四）、《璨璨盧家女》（〇四二），青春的歡樂只是短暫的，死神最終將為一切美好的事物打上句號。下面一首詩曾被朱熹稱贊為「煞有好處，詩人未必到此」（七）：

城中娥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〇一四）

這種人生無常的喟歎聲在寒山的世俗詩中反復地迴蕩着，是他思索人生的結果，也是他終於通向佛道的途徑。

寒山的世俗詩中有大量的諷世勸俗詩。他冷眼傍觀那個你爭我奪的社會，比喻為餓狗爭食：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鬚鬚。臥者渠自臥，行者渠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哙噪爭。良由為骨少，狗多分不平。（〇五八）

他抒發了對那個貧富不均的社會的憤懣不平，和對貧窮無路者的同情：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燁煌。此時無燭者，心願處其傍。不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記損，頓訝惜餘光。（一〇四）

他也揭露了富人的貪婪，並給予咀咒：

富兒多軟掌，觸事難祇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斗升。轉懷鉤距意，買絹先揀綾。至若臨終日，吊客有蒼蠅。（〇三七）

寒山對風俗澆薄和世態炎涼的批判，包含了 he 親身經歷的感受在內。他看到了金錢如何扭曲了人們的親疏關係：「富貴疏親聚，只爲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一二四）他有詩云：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吊客滿堂屋。仲翁自身死，能無一人哭。喫他盃羹者，何太冷心腹。（一四〇）

這樣的故事在過去的生活中，一再地重複着，在文學作品中，也一再地被吟詠着，然而並沒有失去新鮮的意義。他痛恨生活中嫌貧愛富，以貌取人的現象：「昨日會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爲著破裙，喫他殘齏糲。」（〇四三）因爲他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却被狗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長。寧却鷓鴣子眼，雀兒舞堂堂。（二二三）

寒山對生活並不只是冷眼傍觀，他以一個下層民衆的導師的姿態，苦口婆心地告訴人們，什麼是對

的，什麼是錯的，希望窮苦的民衆能够過上較好的生活。他告誡人們改變「婦女慵經織，男夫懶耨田」（〇七三）的好逸惡勞態度。他主張對子女加強教育：「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二一九）「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誘。」（一七五）他提倡讀書識字：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以好識字，識字勝他人。丈夫不識字，無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計是苦辛。（二〇八）

他還向民衆傳授致富之道：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一牯牛，生得五犢子。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富與君相似。（一三二）

寒山對民衆的勸導，不乏迂腐的成份。在另一些場合，他力圖用佛教的教條去感化民衆。不過寒山作爲一個淪落民間的下層知識分子，和民衆生活有了血肉的聯繫，他扮演的民衆導師的角色，使他的詩作在內容和形式上迥別於其他文人。

寒山的大半生是在隱居中度過的，最初是和家人在鄉村中隱居，後來孤身一人結茅寒巖。他留下了許多隱逸詩篇，如像：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爲。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鷓鴣鳥，安身在一枝。（〇〇五）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踈。林幽偏聚鳥，谿闊本藏魚。山果攜兒摘，阜田共婦鋤。家中何所